

《世界经典名著》

契诃夫小说选

〔俄〕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



Chihofu
Liaoshuosuan



世界经典名著

契诃夫小说选

(俄)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韩全学

封面设计:泽 晋

世界经典名著

契诃夫小说选

(俄)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:83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1200印张

2006年1月修订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5371-3324-7/I·1295 总定价:2800.00元(共100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（1860—1904），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。他是短篇小说的艺术大师，也是出色的戏剧作家。

契诃夫的创作生涯始于19世纪80年代初。早期作品，多幽默诙谐，揭露专制警察制度，反映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，如《一个官员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等。1884年以后，他的创作日益严肃，作品加强了对社会的批判。代表作品有《第六病室》、《乏味的事》、《草原》、《乞丐》等，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明显增强。

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。这时的小说和戏剧在艺术上更加成熟，对社会的批判更加猛烈。主要作品有《带阁楼的房子》、《套中人》，剧本《万尼亚舅舅》等。

契诃夫擅于把握日常生活中的题材，作品富有哲理，文字朴实无华，简炼精当，对后世影响十分广泛。

六月二十九日	
——素来打不中目标的猎人的故事	
.....	(1)
三选一	
——一个古老而又永远新颖的故事	
.....	(12)
他和她	(21)
集 市	(32)
太 太	(41)
美丽的田园诗……然而，呜呼	(70)
男爵其人其事	(74)
好朋友	(83)
报 复	(86)
记 者	(95)
乡村医生	(117)
不必要的胜利	(126)
一败涂地	
——类似轻松喜剧的故事	(237)
一件糟糕的事	
——类似长篇小说的作品	(244)
致博学的邻居的信	(257)
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 出现的是什么	(262)

两头忙，一场空	(264)
我在纪念日上的演说	(271)
贵族女子中学学生娜连科的假期作业	(273)
圣彼得节	(276)
气 质	
——根据最新的科学报告	(294)
车厢逸事	(299)
小屋里的审判	(308)
艺术家的妻子	
——译自葡萄牙文	(314)
爸 爸	(332)
一千零一种激情	
——献给维克多·雨果	(341)
吃水果	(345)
婚 前	(354)
托莱多的罪人	
——译自西班牙文	(361)
我忘了	(369)
问号和惊叹号点缀的生命	(375)
自 白	(380)
绿沙滩	
——短小的长篇小说	(390)
“虽然赴了约会，可是……”	(409)
活商品	
——献给费·波普多格洛	(416)
迟迟未开的花	
——献给尼·伊·柯罗包夫	(463)
飞来横祸	

——摘自里果夫斯克—切尔诺列夫斯基银行的大事记	(515)
花花公子的拜访	(519)
两个乱子	(521)

六月二十九日

——素来打不中目标的猎人的故事

那是清晨四点钟的时候。……

朝阳的万道金光撒满草原大地，青草上的露珠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，仿佛撒上了钻石的碎屑似的。迷雾被早晨的清风驱赶到河的对岸停住，形成了一堵铅色的墙。黑麦穗、牛蒡和野玫瑰的球形花朵温顺而安静地立在那儿，只是偶尔互相凑近，交头接耳地小声交谈几句。鹰隼、鸢鹰、猫头鹰，扇动着翅膀飞过草地，飞过我们的头顶，它们在猎取食物。……

阿基木·彼得罗维奇·奥特列达耶夫、地方自治局医师、调解法官、我、奥特列达耶夫的女婿普烈德波洛任斯基和乡长柯左耶多夫，这一行六人，乘着奥特列达耶夫那辆可以改装成无座雪橇的四轮马车，浩浩荡荡地外出打猎。四条狗伸出舌头跟在马车后面跑。我和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是瘦子，其余的人却胖得不亚于大酒桶，因此，尽管这辆由祖辈传下来的四轮马车又宽又深，车里却挤得要命。我的胳膊肘和枪托屡次戳着柯左耶多夫的肚子。

我们大家互相碰撞，呼嗤呼嗤地喘气，皱着眉头，彼此满怀怨恨，焦急地等待我们下车时刻的到来。我们正坐车到草原深处去打鹧鸪、鹤鹑、草原鸨和沼泽里的野禽，如果我们走运的话，还要打野雁。马车和马的主人奥特列达耶夫在前面为我们领路，多亏有他鼎力相助，我们才能坐车出来打猎。我们的身体挤得很不好受，可是另一方面，我们的灵魂里却洋溢着极其强烈的欢欣！

谁如果没有坐车出外去打猎，谁就难以理解这种欢欣。我们紧握我们的枪，怀着热爱瞧着它们，犹如母亲瞧着她的大有希望的爱子一样。

“我们的行程是怎样安排的？”我问，这时候我们离开奥特列达耶夫的家大约已有十俄里光景了。

“现在我们到叶兰契克去，”奥特列达耶夫回答说，“在那儿打田鹧。……离这儿还有八俄里。我们在那儿还可以打黍田里的鹤鹑。……我们打完鹤鹑，就在那儿过夜。我们的正式射猎要到明天快黎明的时候才开始呢。……”

“诸位先生，怎么样，”我用手指头指着远处在蓝天当中浮沉的一只鸢鹰，问道，“你们认为怎么样：从这儿开枪能打中那只鹰吗？你们打得中吗？”

“打不中！”奥特列达耶夫说。“太远了！不过呢，用我的枪倒可以打中。……”

“用您的枪也打不中。”普烈德波洛任斯基说。

“打得中。用散弹是打不中的，因为够不着。但是，用子弹就一定打得中。……”

“用子弹也打不中。”

“对不起，能不能打中，我心里最清楚！您不熟悉我的枪，



可是我熟悉。……您活到这么大从没见过什么好枪，所以您才会觉得那么奇怪。……我再远点也打得中。……”

普烈德波洛任斯基把头往后一仰，笑起来。

“这有什么可笑的？”奥特列达耶夫继续说。“看样子，你不相信是吧？”

“我当然不信。”

“嗯。……可见你根本不熟悉我的枪。……这可是一管了不起的枪！它不是无缘无故值六百卢布的。……”

“多……少钱？？”普烈德波洛任斯基问，伸长了脖子。“多少？您再说一遍，爸爸！”

“六百卢布。……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先看一下枪，再齜着牙笑！”

“我看见了。……是哪家厂子生产的？”

“法国马赛的……列彼列厂。”

“列彼列厂？这厂子我没听说过。……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管枪。……最多值百把卢布罢了。……我不喜欢您这么胡说，丈人！何必胡说呢？我搞不懂您为什么要胡说！”

“枪倒是好枪，”调解法官说，“可是值不了六百卢布。您花了冤钱，阿基木·彼得罗维奇！”

“他根本就没花什么冤钱！”普烈德波洛任斯基激昂地说。

“他胡说！像个小学生一样的胡说！”

奥特列达耶夫的身子扭动起来，脸涨得通红。

“我可不是那种胡说八道的人。”他说。“就是嘛！你……你才爱胡说！嗯，是啊！你老是想挖苦人！本来就不该把你带出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带你出来了！……”

“不出来倒好。……何必胡说呢，我不懂！胡说八道，像猪一样！”

“你自己才是猪！你不仅是猪，而且是傻瓜蛋。”

我们开口责备普烈德波洛任斯基。

“那就叫他别胡说！”女婿不服气，辩白道。“我一听见人家胡说，心里就有气。……再者，他也别骂人是猪。他自己才是猪，就是这么回事！要是他不喜欢我去，那就……叫魔鬼保佑他！我不去也成。”

“得了，别说了！阿基木·彼得罗维奇并不是有心要侮辱您！为一点点芝麻大的小事，犯得上闹得不可开交吗？”

普烈德波洛任斯基不服气地噘起嘴，如同胀饱了的火鸡一样，一声也不吭了。

“不能这样！”过了一会儿，柯左耶多夫对普烈德波洛任斯基说。“你不能这样！现在对您来说，他就像父母一样。他是您丈人，您却对他撒野。……这是有罪的！”

女婿轻蔑地瞅一眼乡长，讥消地冷冷一笑。

“莫非有谁向你请教？”他问。“谁请教你了？既是没人请教你，你就少说话。……你既是坐着，就乖乖地坐着好了！……什么‘就是父母’。……连话都不会说，还要来多嘴。……嗯。……无非是个做生意的买卖人。……大老粗！”

“您看看，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！您讨厌人家安静地坐着。我虽然出身于平民，虽然可以没受过什么教育，不过我还是可以说，我的胸中，我的心里，我的灵魂里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情。您呢，虽说五花八门的学问都学过，可就是没有什么感情。……就是这么回事，先生！”



“诸位先生！住嘴吧，”我出头干预道。“你们别互相教训了！大家都少说几句吧。……”

奥特列达耶夫呼嗤呼嗤地喘气，从上衣的贴身衣袋里取出个大又旧的烟盒来，把粗手指头伸进去。医师和调解法官也向他的烟盒伸出手去。

“不行，对不起，先生们！”奥特列达耶夫庄严地说，“朋友归朋友，可是各人抽各人的烟。这点烟我自己抽还嫌不够呢。……路程这么漫长，可是我只带来了四十支纸烟。……”

医师和调解法官很难为情，为了使他们的困窘瞒过大家的耳目，就用口哨吹起《安果夫人》的曲调来。

奥特列达耶夫愚蠢得不得了，对人极不礼貌。……

我们跟他根本合不来。发窘的医师点上自己的纸烟，开始讲一些奇谈趣闻。他讲了二十来个，除了其中不带色情的一个以外，其余那些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。

“您，老兄，真是个能手！”我称赞医师说，“我倒不知道您会讲这么多逗笑的故事呢！”

“是啊。……我知道非常多。”医师说，“要是我有心给报刊写稿，那我就会挣下一百万。我挣的会比您挣的多得多。”

“这我毫不怀疑。……那您为什么不写呢？”

“我不想写！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写，就是这么回事！我还有良心！难道有良心的人能给你们那些报刊写稿吗？办不到！我甚至从来也不看报！我认为只有傻瓜才会花钱订报。……”

“我正好相反，”调解法官说，“我认为不花钱订报的人才是

傻瓜。……”

“今天大夫心绪不好，”我说。“我们不要去惹他。……”

“谁告诉您说我心绪不好？我心绪挺好的嘛。……您为报纸打抱不平，是因为您经常给报纸写东西，可是照我看来，报纸是……呸！连一个空鸡蛋壳也不值。那上面总是胡说，胡说，胡说。除了胡说和造谣以外什么也没有！报刊工作者无异于律师。……他们没有良心，一味胡说！”

“我就做过律师，”调解法官说，“可是我有良心。”

普烈德波洛任斯基和柯左耶多夫互相看一眼，冷笑一下。

“我说的不是您。……我是泛泛而论的。……一般说来，所有的人都是骗子。……律师也罢，报刊工作者也罢，其他的人也罢，统统都是骗子。……”

我没有沉默下来，仍旧努力为报刊工作者辩护。调解法官继续为律师辩护。……马车上的争论越来越激烈。

“那么您的医学呢？”我抓住这个题目说。“医学呢？医学值几个钱？难道您医病就不胡说？您只知要钱！医师是什么？医师就是掘墓人的序言……就是这么回事！不过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您争吵。难道您的话有什么道理？您固然在大学毕业了业，可是讲起道理来却连澡堂里擦背的也赶不上。……”

“您讲话要小心点！我认为大可不必用侮辱的字眼！”

“我们只顾骂报刊工作者和律师，”普烈德波洛任斯基用男低音说，“可是真正爱胡说的，我们却没看见。……你们跟我丈人谈一谈吧，他在胡扯方面比任何什么律师和报刊工作者都高明得多呢。……”

如此等等。……你一句，我一句；你做个鬼脸，我做个鬼



脸；你骂，我也骂；鬼才知道这个局面会闹到什么地步。……

整个冬天里我们相互之间积下不少芥蒂，现在统统说出口了。嫁不出去的老处女也没有我们厉害。

可是，我们这些没有睡醒而且喝得半醉的人正在互相攻击的时候，太阳却越升越高了。……迷雾终于完全消散，夏日的白昼开始了。……四下里安静而美妙。……

只有我们在破坏这种美妙的寂静。……

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沼泽，就下了马车，气呼呼的，噤着嘴，缓慢地往四处走去。柯左耶多夫竭力要缓和我们之间难堪的局面。他把一枚三戈比硬币高高地丢到空中，朝它放一枪，打中了。我们大家就一块儿拾起那枚硬币，数一数散弹在硬币上留下了多少弹痕，七嘴八舌地谈论起来。

普烈德波洛任斯基惊起一只秧鸡，它飞起来，他就朝它放一枪，把它打死了。我们高声欢呼起来，祝贺他。要不是医师继续捣乱的话，和陆的气氛就终于建立起来了。医师趁我们庆贺普烈德波洛任斯基的第一次成功的时候，独自走到马车跟前，解开蒲包，拿出白酒和冷荤菜来款待自己。

“您在那儿干什么？大夫！”奥特列达耶夫叫起来。

“我在吃菜喝酒。”

“您有什么权利支配那些东西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这不是专门为您准备的！我真不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卑鄙行径，对不起！等都等不得！您开的是哪一瓶酒？圣徒啊！那是我的药酒！您有什么权利喝，先生？”

“您别嚷，劳驾！小声点！”

“要知道，这瓶药酒是我带来自己喝的！我身体虚弱，才带药酒，但是……这真叫人没办法！他居然独自把它打开喝了！是谁要您这么干的！您快把咸鱼肉包好！”

“我不包！您这个不礼貌、不正派的人，应当清楚打猎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用的。……您这个人，对不起，多么不顾礼貌！”

医师喝下一杯药酒，而且故意要气一气奥特列达耶夫，就为他自己切下一块极大的咸鱼肉。普烈德波洛任斯基也跑到马车跟前，为了惹他丈人生气，凑着瓶口一口气喝下半瓶药酒。……奥特列达耶夫气得眼泪都淌出来了。

“您这是故意捣乱故意气我吧？”他小声说。“好吧！好！原来您是这样的……mercibeaucoup……”

调解法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诧异地走到马车跟前。

“啊啊？……您吃起来了？”他问。“这不嫌太早吗？不过呢，喝一杯倒也挺好的。……为您的健康干一杯！”

调解法官给自己斟了一小杯药酒，喝下去。

“很好！好得很！”奥特列达耶夫喊一声。

“什么事好得很？”调解法官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……”

奥特列达耶夫坐上马车，把蒲包丢在草地上，面带讥诮地向我们一鞠躬，拍拍车夫彼得的后背。

“走！”他叫道。

“您这是要去哪儿？”我们惊讶地问。……

“要是你们认为我讨厌。……没受过什么教育……柯左耶多夫！你上车来，好朋友！咱们这些乡巴佬，根本不配跟有学问的



先生们一块儿打猎！咱们别待在这儿讨人厌！走，亲爱的！”

“可是您要上哪儿去？您要干什么傻事？”

“既然我傻，您又何必多操心？……就算是这样吧！我就是傻瓜。……再见。……我要回家去。……”

“那我们坐什么车子回去呢？”

“你们爱坐什么就坐什么好了……这辆车子可是我的。”

“你，老丈人，吃了毒草，迷了心窍还是怎么的？”普烈德波洛任斯基嚷道。

柯左耶多夫在奥特列达耶夫身边坐下，温顺地脱掉帽子。

“你疯了吗？”普烈德波洛任斯基继续说。“快下车来！”

“我不下车。再见，姑爷！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，懂得人道，又文明又有礼貌。……我呢……我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是傻瓜！诸位先生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谁惹恼他了？大夫，是您吧？您啊，见鬼，您老是拱起您那有学问的鼻子，去管那些跟您毫不相干的事！”

“我不是您的丈人。……我请您不要这么对着我哇哇地乱叫，”医师也发火了。“要是您再大嚷大叫，那我就走！……”

“您自管走！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！您走了我们会更清静一些！”

医师耸耸肩膀，叹口气，登上马车。调解法官摆了摆手，也登上马车。

“我们总是这样，”他叹道。“我们不论干什么事，最后总是弄得一无所获。……”

“赶车！”奥特列达耶夫喊道。

彼得吧嗒一下嘴唇，拉了拉缰绳，马车就开动了。

我和普烈德波洛任斯基互相看了一眼。

“站住！”我叫道，跑过去追那辆马车。“站住！”

“站住！”普烈德波洛任斯基也大叫起来。“畜生，站住！”

马车停住了，我们就坐上马车。

“我要永远记住你干的这种事！”普烈德波洛任斯基说，两眼发出愤怒的光芒，举起拳头对他丈人挥了挥。“永远记住！到死都忘不了这一天！”

我们一路沉默无言地坐车到家。在我们的灵魂里，极为恶劣的心情代替了出发时那种极为欢欣的心情。我们恨不得互相吃掉，之所以没有吃掉，也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吃起罢了。……我们坐车来到奥特列达耶夫的房子跟前，奥特列达耶夫太太正坐在露台上喝咖啡。

“你们回来了？”她惊讶地说。“怎么这样早？”

我们走下马车，默默地往大门口走去。

“你们去哪儿啊，诸位先生？”奥特列达耶娃太太叫起来。“总得喝咖啡吧？总得吃饭吧？你们往哪儿走啊？”

我们转过身去对着门廊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庄严地挥舞我们的大拳头。普烈德波洛任斯基朝门廊这边啐口唾沫，骂起来，然后就走到马棚里去睡觉。

两天后，奥特列达耶夫、普烈德波洛任斯基、调解法官、柯左耶多夫、地方自治局医师和我，在奥特列达耶夫家里坐着打牌。我们一边打牌，一边照例互相痛骂。……

三天后，我们互相骂得死去活来，可是过了五天，又在一块儿放焰火了。……

我们互相争吵，鄙视，毁谤，痛恨，可是我们又舍不得分

